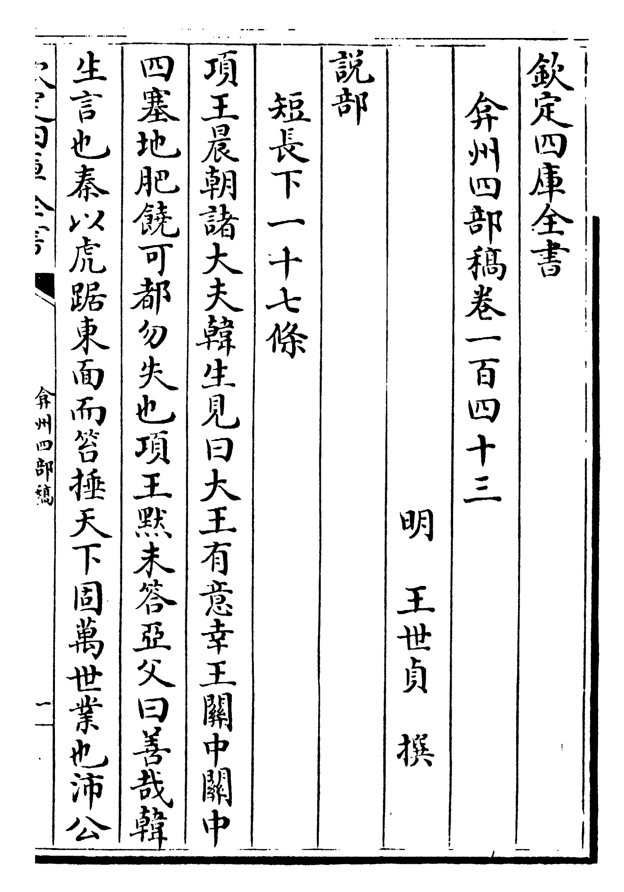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短長下一十七條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笞捶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

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背王關中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擅甲馬不依亡臣之餘敢請其美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二十萬之為父兄若子弟

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㕘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刄而欲剚大王與君之腹専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䠥䠥焉而計其隙即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擅之乎夫使

烏獲酣寢十其仇褻短衣而環侍即毋烏獲明矣項伯曰善入言之項王曰容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伻其人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于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

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從走信士日夜輩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脅諸辟王而相之毋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詈敵而北肆兵而歸重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黄金

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
十全制也諸孱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
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鷙於崤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
間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
而未快志也又使藺卿之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
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
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間曰牧
為壽得匕首行弑也趙王信之而游亡燕王不欲誅太

子丹以婧代嘉為秦間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
事燕也丹頭獻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懼
亡欲從后勝為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及東嚮也
齊不備而王建餓于松栢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
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盡易
也自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
腑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為敵間如伯者此全蠧也雖
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剌剌脣燥吻涸溼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滌之以卵祓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為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為筴誰立亞父

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柰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愎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夫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閑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刲項封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

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僇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僇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皆以鬬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脩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内外若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

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

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

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

難乘秦之隙易藉令漢王與卿子偕而北也我君王之

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與卿子敗敗而彭城繼

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有秦閉關以扞我是

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

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一西

人馬而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患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為右馬雖然義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容有侯生者覷翳膝攣淚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為王媾楚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

公也而以輕絶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貎見王王必貎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劍疾視聲若霆震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竪儒來調廼公也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

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為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弑君而愚天下愚之問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毋以為兵端也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

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捹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予漢則毋若以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畔楚而搆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斂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

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于兗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寔帥羣盜而請敵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為李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過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䰞寡人以奸而距嶢闗義帝一介之使逆閈不內寡人以為討寔揺其尾寡人寛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

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刧五國衷刀鬻德飾摭浮僭汙譏寡人簧鼓其下羸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廄亦有孫子臣士痗胃疾首鬱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僇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虔為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聳諸田畔王命以犇我於齊而入我彭城

寡人不獲已廼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跳刼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廼有滎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拚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蜮為蝨為螟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吏之不寧季幸旦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餘腥在

齒復謬聽一二憸壬稱兵固陵矢鏃未交鳥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弗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㣲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傴而前弔曰嗟夫大王

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臣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狥魏下昌邑絶楚糧道間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

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王盍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嚄唶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到也騎無說謂曰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澗畧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

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為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島矣顧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讐者變也然而厚也讐德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

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郤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耿耿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壘漢皇帝腐心而授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炎亦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蹇楚王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

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鴈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擊邯離之鋭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也又與衡山臨江王為郴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為楚窘漢者

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誹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役在軍軍弗能勝令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受也

高皇后謂酈侯曰相國來帝討叛豨托君以老婦弱子

胡蝓自遂也鄼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戲項之勁也而中廢意怏怏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㕓礩盎而為君先鄼侯曰臣聞之决癰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懇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鄼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懌者也今者乃不色懌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

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鄼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懲胡憊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從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日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媪誇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鄼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

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飾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貽咲後世哉夫冒頓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鏑之以死何有于婦父冒頓之有

子也而見其大父死於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妝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妝焉奚辭扞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閼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豈其遽耄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

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礫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羣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
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秦
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懾楚靡齊
膠韓魏而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金者六
此豪逵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女獲老此
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侯曰不然武
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華陽陘城野王

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羸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强嬴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强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

建成侯為太子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歘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疎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誖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疎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刼曰雖然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者老矣皆以為上嫚侮

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子
致之乎爲太子致之而見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
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黄金百
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箐棘
貽四皓曰寡人之竊竊寐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間之
間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
鵠舉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内傾響而慕
聲且以秦皇帝之强棰六王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

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脅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篲而共掃除之役無不為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遯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渭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石於齊施於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

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蜕卧詳儢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遥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爲之號鷙於市而曰鶡也其曰非鶡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爲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鶡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

曰請受教閟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

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懽甚已而酒見羣臣倨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鄼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過諛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壻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藉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强難為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

不如二也唐虞之向不千里而近今薄海内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兜而僨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悦曰雖然請舍是而擬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按劍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

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為黄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旂欝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因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濉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内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

尉佗解椎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點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黥布之毋反始皇之世翦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毋族誅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然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吕嬃之讒也舍軍而馳至宫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為人長白姣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踰辟

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糒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侯幸叅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目屬焉懼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傅侯請得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且又多之也曰是能讓乃請間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腑今其傅人主也十日而不洗沐叅起晏罷若忘其有

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侯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
然其美麗也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
而得侍宿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
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懌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
有也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
曲逆侯為左丞相
潁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
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寔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

定封以啟湯沐世世勿絶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僇懿親剪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蔑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寔與聞之曰委曲旁迮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臲臲負乘祿産寔鑿其牙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筴唯君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崤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

聞之先王言雍丘之起君侯寔布腹心高皇帝削嬴埽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為高皇帝即為吕氏也今幸社稷之靈吕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頳陰侯大慚詫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慭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

訓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
不灋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吕
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
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
其速賜王冠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三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一

余讀徐昌穀談藝録嘗高其持論矣獨恠不及近體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脩搜遺響鉤匿跡以備覽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雌黄曩哲橐籥後進均之乎未暇也手

宋人之陳編輙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既承乏東昭于鱗濟上思有所揚扢成一家言屬有軍事未畢會偕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齋書足讀乃取掌大薄蹏有得輙筆之投簏箱中浹月簏箱幾滿已淮海飛羽至棄之晝夜奔命卒卒忘所記又明年復之東牟簏箱者宛然塵土間出之稍為之次而録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為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

者而已既成乃不能當也其辭旨固不甚謬盭於本特其漶漫散雜亡足采者非以解頤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甚愧其言戊午六月敘

余始有所評隲於文章家曰藝苑卮言者成自戊午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子不善祕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蘇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豈遂以董狐之筆過

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所名者卮言耳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奈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余愧不能荅已而游往中二三君子以余稱許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則請絕問訊削名籍余又愧不能荅嗟夫即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有之然烏可以恚訾力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長譽僅爾而尚無當於于鱗令余而遂

當于鱗其見恚寧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芰縣嗜羊棗
叔夜嗜鍛玄德嗜結毦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毋若
余之益甚嗜敷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黜其
論詞曲者附它録為別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汎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為雌黃筆代衮鉞雖世不乏之人
人不乏之語隋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祓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揺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謡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

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絶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汙濁之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宫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典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

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

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髙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又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又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

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情者要約而守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潤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煩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煜煜而更新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制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眹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

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别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托情

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又曰
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
對為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
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踈越大羹遺味之嘆沈詹
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
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
過於古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辭髙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

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氤氲深於

體勢意度槃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羽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

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𣸭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唐庚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

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云前

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窈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鈎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

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又曰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顓頏纍貫韻之齊也渾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為波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維禎曰蜩螗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服戚悰殊愫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黄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構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鬭鶴遞相述師如圖繢剪錦飾

畫雖嚴割強先露

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絶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

皇甫汸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髯盡枯深湛守默鬼神將通之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為玷片語之纇并棄其餘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語文則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

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

史以著其潔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陳師道曰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

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精瞳曨而彌宣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進又

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柳冕曰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采並用而氣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

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抑或寄切誨誘擷而觀之其於執文思過半矣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鉛槧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社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鐃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纎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

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之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為尤

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䰟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祕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駸

似駭耳久當論定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顏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沉有響虛響易工沉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

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與境諧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歷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絶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亦

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為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為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為貴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别為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

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敘使同聲者自尋脩郄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厠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

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為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尋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絶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揺眩已徐閲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緒

乃成條理

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

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為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

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聖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究露非斵輪手自令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

林絶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義矣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絶句字复殊聲韻各協下迨塡詞小技尤為謹嚴過秦論也

叙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别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並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三百篇删自聖手然音别淺深詞有至未令人正如目滄海便謂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載獫歇驕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磬控忌既亟且只有太累者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懷

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究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之類也

三百篇經聖刪然而吾斷不敢以為法而擬之者所摘前句是也尚書稱聖經然而吾斷不敢以為法而擬之者盤庚諸篇是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

抑何嘗不工也揚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
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
聖人之文亦寧無差等乎哉禹貢千古敘事之祖如盤
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言詩也其猶在周書上乎吾
夫子文而不詩凡傳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固𪉩𪉩詩中有書書中
有詩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詩也
姑舉數條以例之詩語如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威儀棣

隸不可選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夫夙退毋使
君勞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
内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
道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為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白圭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學有緝熙于光明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以入書誰能辨也書語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火炎崐岡玉石俱焚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不祥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若作和羮爾惟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又無偏無

陂以至歸其有極總為一章易語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脱之弧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旅人先笑後號咷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入詩誰能辨也抑不

特此凡易卦文辭彖小象叶韻者十之八故易亦詩也秦以前為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張健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我姑酌彼金罍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日居月諸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燕燕于飛差池其

羽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土

國城漕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我躬

不閲遑恤我後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

如組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
天也胡然而帝也　良馬五之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伯也執
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
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將
叔無狃戒其傷汝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清人在彭

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左旋右抽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游環脅驅　陰靷鋈續文茵暢轂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蒹葭蒼蒼白露

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憂心如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皇駁其馬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四牡騑騑周道倭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我有嘉賓中
心貺之　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
鉤膺鞗革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
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蕭蕭馬

鳴悠悠斾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吉日惟戊　夜如
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載寢
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　正月繁霜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維憂用老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躍為亂階　缾之罄矣維罍之耻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自貽伊

戚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六轡沃若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有頍者弁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鸞聲嘒嘒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卷髮如蠆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　何不日鼓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　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王欲玉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天之牖

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女炰烋

于中國　天不湎爾以酒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誰生

厲階至今為梗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　進退維谷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倬彼雲漢
昭回于天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旱魃為虐如惔如
焚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
及甫維周之翰　士民其瘵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十千維
耦　萬億及秭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有
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龍旂陽陽和

鈴央央偉華有鶬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鑒在茲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古酒思柔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永錫難老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不虧不崩不震

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　黄髪兒齒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語以見法之所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生民既醉鳧鷖假樂公劉卷阿烝民韓奕江漢常武清廟維天烈文昊天我將時邁執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載

古逸詩箴銘謳謡之類其語可入三百篇者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祈招之
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
志氣麃麃取予不疑　棠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九變復貫知言之
選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逸詩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黃澤白雲在天山陵自出白雲

右謠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卿雲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日月昭昭兮寖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漪漁父

右歌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漪蘭隴頭流水

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隴頭

右操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口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盥盤毋曰胡傷其

禍將長楹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鼎

右銘

苟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舜祠田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用祭天

右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懿氏

右繇

涓涓不塞將為江河黃帝語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右誘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　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氾布濩之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　惟德之臧建侯之常　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　陽春布德

澤萬物生光輝 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 欎欎紫芝可以療饑 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衣帶日以緩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棄我如遺迹 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絃急知柱促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 愁多知夜長 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出户獨徬徨憂思當告誰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 不惜年往憂

世不治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海水知天寒　入門
各自媚　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
命不慆疇敢以渝　自惜袖短内手知寒　憂來無方
人莫之知　徬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民之多僻政
不由已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
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　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
裔　志傲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　今安匹龍為友
臨高臺以軒　江有香草目以蘭　昌樂肉飛　采虹

垂天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　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此

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

二章法瑯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

昧章法

太公陰謀有筆銘云毫毛茂茂叶房月切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于鱗取之余謂其言精而辭甚美然是鄧析以後語

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後事也必非太公作

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以

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詩之韻但詞旨散漫事跡惝怳

不可存也

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為書要之皆四言之懿

三百遺法耳

楊用脩言招魂遠勝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不

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撮二家之勝

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漢武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絶落葉哀蟬疑是贋作幽蘭秀蕈的為傳語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文中子賛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為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描

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栢梁為七言歌行創體要以拙勝日月星辰一句和者不及宗室廣大日益滋為宗正劉安國外家公主不可治為京兆尹按當作内史三輔盜賊天下危為左馮翊減宣盜起南山為民災為右扶風李成信其語可謂强諫矣而不聞逆耳郭舍人齧妃女脣甘如飴淫褻無人臣禮而亦不聞罰治何也若枇杷橘栗桃李梅雖極可笑而

法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內句也

漢時衛霍營平趙虎臣然栢梁詩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及屯田諸疏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所為栢梁歌詠咸依位序獨驃騎在丞相前大將軍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註稱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蓋蕪二職也然則郡國士馬之詠亦出青口

耶

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曷

穀少之私所不解

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

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為十九首

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為詠東京盈

盈樓上女為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故犯

高諱無妨宛洛為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

不言第宅兩宫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閒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竝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東風揺百草揺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為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捩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

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
旨法亦魯衛也
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橘
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鷄鳴高樹顛日出
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
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
八變豔歌紈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
首蘇李竝驅

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煅意刻酷煉字神竒信哉然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收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塡調大小混録至有直以為不足觀者巫山高芝為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樹雙珠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

黄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
佳處又不能識以為不足觀宜也
鐸舞巾舞歌俳歌政如今之琴譜及樂聲東公東之類
絕無意誼不足存也
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固不必
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辨也如人生一世間貴與
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摇西北指天漢東
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缾中焉辨淄與

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閒語

楊用脩錄古詩逸句及書語可入詩者不能精亦有遺漏余擇而錄之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 皆李陵 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作希乃妙 天霜木葉下鴻鴈當南飛 人遠精神近寤寐見容光 初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僊人勸我飡令我好顔色 去婦不顧門萎

非不入園 諸葛孔明 探懐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王仲宣 皎

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 劉公幹 金荊持作枕紫荊持作

牀 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翕如翔雲會忽若驚

風散 東晳 迅飈翼華蓋飄颻若鴻飛 石崇 爭先非吾事

靜照在忘求 右軍 遥看野樹短 虞騫 浴景出東渟 僊詩 巳

上皆古詩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 列子 片玉可以

琦奚必待盈尺 駿馬養外廐美人充下陳 戰國策 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 龔勝傳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帶

鈎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日回而月周終不與時游　南游罔㝗野北息沈墨鄉淮南子俱　跣踦被商舄重譯吟詩書王充　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佛經　隴坂縈九曲不知髙幾里三秦記　喬木知舊都呂覽　新林無長木同　素湍如委練羅含記　揮袖起風塵劉邵　蘭葩豈虛鮮郭璞　文禽蔽緑水應璩　兩雄不竝栖三國志　已上雜書語

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

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竝稱木蘭不必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軟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

余讀琴操所稱記舜禹孔子詩咸淺易不足道拘幽文王在縶也而曰殷道圂圂侵濁煩朱紫相合不別分迷亂聲色信讒言即無論其詞已內文明外柔順蒙難者固如是乎瞻天案圖殷將亡豈三分服事至德人語望

來羊囘因眼如望羊傳也他如獻玉退怨歌謂楚懷王子平王夫平王靈王弟也歷數百年而始至懷王至乃謂王人為樂正子何其俚也窮劫曲言楚王乖劣任用無忌誅夷白氏三戰破郢王出奔用無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勝後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辭曰留兵縱騎虜京闕時未有騎戰也河梁歌舉兵所伐攻秦王句踐時秦未稱王也句踐又無攻秦夫偽為古而傳者未有不通於古者也不通古而傳是豈偽者

之罪哉

詞賦非一時可就西京雜記言相如為子虛上林游神蕩思百餘日乃就故也梁王兎園諸公無一佳者可知矣坐有相如寧當罰酒不免腐毫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尒怳忽何言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語之祖

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於凉令人永慨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門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傅以文為賦故弔屈鵩鳥率直而少致

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文辭宏麗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荀卿成相諸篇便

是千古惡道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以為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雖有剽摸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謗言欺人云雕蟲之技壯夫不為遂開千古藏拙端為宋人門户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長門一章幾於竝

美阿嬌復幸不見紀傳此君深於愛才優於風調容或有之史失載耳凡出長卿手靡不穠麗工至獨琴心二歌淺稚或是一時匆卒或後人傅益子瞻乃謂李陵三章亦偽作此兒童之見夫工出意表意寓法外令曹氏父子猶尚難之况他人乎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長門邪氣壯而攻中語亦似太拙至揄長袂以自翳數昔日之愆諐殃以後如有神助漢家雄主例為色殢或再幸再弃不可知也

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壯語

頩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横出不可勝記此玉之賦神女也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此玉之賦登徒也神光離合乍

陰乍陽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顔含辭未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神女也其妙處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與余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變法而為之者也

宋玉風賦與登徒子好色一章詞旨不甚相遠故昭明遺之大言小言枚乘滑稽之流耳小言無内之中本騁辭耳而若薄有所悟

班姬擣素如閲紋練之初成擇玄黄之自出准華裁於

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書既封而重題筍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

子雲逐貧賦固為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大單薄少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瑶臺瓊榭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横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凡子雲之為賦為玄為法言其旁搜酷擬沈想曲換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傳武仲有舞賦皆託宋玉為襄王問對及閱古文苑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間精語如華袿飛髾而雜纖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袖交横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又迴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繽焱若絶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玉賦以為已作耶抑後人節約武仲之賦因序語而誤以為玉作也

枚乘兎園賦記者以為王㽦後子皐所為據結尾婦人

先歌而後無和者亦似不完之篇

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咽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其笙賦之巧諧乎器和故鳴作命

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其琴賦之實用乎揚和顏攘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稍極形容蓋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淵洞簫季長長笛才不勝學善鋪叙而少發揮洞簫孝子慈母之喻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楊用脩所載七仄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變入曰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離䙰飛綃垂纖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傅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䙰飛綃雜纖羅不言垂纖羅也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俱以奇才挾神術而宦俱不達景純以舌為筆者也公明以筆為舌者也曼倩筆舌互用者也若其超物之哲曼倩為最公明次之景純下

矣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